

算法推荐下高校舆情“信息茧房”的生成与破解

——生发逻辑与教育干预

蒋智华（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博士研究生，广西科技大学教师）

摘要：随着算法推荐技术日益成为信息分发的核心机制，高校突发事件网络舆情的生发与演化呈现出新的特征，也带来了新的挑战。研究旨在探讨算法推荐如何通过个性化过滤机制，在高校突发事件舆情中强化乃至构建大学生的“信息茧房”效应。研究表明，这种效应主要表现为观点极化的“回音室”效应、认知固化的“茧房”效应以及事实让位于情绪的“后真相”效应，其生发逻辑根植于算法技术的“流量至上”逻辑、大学生个体的“认知舒适”需求以及高校网络生态的“圈层化”结构。算法推荐背景下的“信息茧房”不仅阻碍大学生对突发事件形成全面、理性的认知，加剧群体对立，更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性构成了严峻挑战。鉴于此，研究提出系统的教育干预策略，要构建“算法素养”教育体系，提升大学生的信息辨别与批判能力；培育高校官方“算法友好型”传播矩阵，主动穿透“信息茧房”壁垒；创新“疏浚式”议题引导机制，以价值共鸣促进跨圈层对话。

关键词：算法推荐；高校突发事件；信息茧房；舆情引导；教育干预

一、引言

继乌尔里希·贝克（Ulrich Beck）富有预见性地提出“风险社会”理论后^[1]，人类社会在21世纪步入了一个由数字技术深度重塑的新阶段。贝克指出，后工业社会的风险源于其自身决策，具有不可感知性和系统性特征。当下，以算法推荐为核心驱动力的互联网信息生态，正成为这种系统性风险在舆论场域中的集中体现。算法技术在提升信息获取效率的同时，也悄然重构了人们认知世界的方式，其带来的“信息茧房”（Information Cocoons）问题日益引发学界关注。“信息茧房”概念由哈佛大学法学院教授凯斯·桑斯坦（Cass R. Sunstein）提出，用以描述信息传播中的一种现象：由于公众自身的信息需求并非全方位的，公众只关注自己选择的内容和使自己感到愉悦的通讯领域，久而久之，会将自身桎梏于像蚕茧一般的“茧房”中^[2]。在算法推荐的加持下，这种“作茧自缚”从一种主动选择，演变为一种被动

的、强化的技术安排。

高校作为思想活跃、网络使用高度密集的场域，是观察算法推荐与“信息茧房”效应的典型样本。当高校发生突发事件（如公共卫生事件、安全事故、师德师风舆情等）时，大学生群体基于其高度同质化的年龄结构、知识背景和社交网络，极易在算法的作用下形成观点高度统一的“回音室”（Echo Chamber），使得异质信息难以进入，群体观点不断极化，非理性情绪加速发酵^[3]。这不仅使得高校突发事件舆情的应对更加复杂和棘手，从更深远的层面看，还阻碍了大学生作为未来社会公民所必需的批判性思维、多元包容精神和理性协商能力的培养。传统的高校舆情引导模式多侧重于信息发布的速度与透明度，但在算法主导的“千人千面”信息环境中，单纯的信息“覆盖”往往难以有效“抵达”和“说服”已被圈层化的目标受众。

因此，在算法推荐技术背景下，研究高校突

发事件舆情中的“信息茧房”效应及其教育干预策略，是高校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亟待解决的问题。研究试图在风险社会理论和传播学视角的交汇下，系统性探讨这一问题，以期为新时代高校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理论参考与实践路径。

二、算法推荐背景下高校突发事件舆情“信息茧房”的效应表征

算法推荐并非中立的技术工具，其背后遵循的“用户粘性最大化”商业逻辑，决定其倾向于不断投喂用户感兴趣的内容，从而在高校突发事件舆情中塑造出独特的“信息茧房”景观。具体而言，该效应主要体现于下述三重维度：

（一）观点极化的“回音室”效应

算法推荐的核心机制是基于用户的历史行为数据进行内容匹配和推送。在高校突发事件发生后，大学生初始的信息点击、点赞、评论和分享等行为，会迅速被算法捕捉并定义为“兴趣偏好”。随后，算法会持续推送与该初始立场相似或更激进的信息，而过滤掉相异、相反的观点。若某学生对一起校园管理争议事件最初持批评态度，其信息流中将很快被类似的批评声音，甚至更为极端的指控所填满，而校方的解释说明、事件的另一面视角则很难被推送到其面前。这种“协同过滤”使得持相似观点的大学生个体在虚拟空间中聚集，形成一个内部高度同质、外部相对隔绝的“回音室”^[3]。在“回音室”内，观点得不到异质信息的挑战和检验，而是在反复共振和叠加中不断走向极端化和尖锐化，即产生“群体极化”（Group Polarization）现象^[4]。勒庞（Gustave Le Bon）所描述的“群体狂想症”在算法技术的加持下，其形成速度和强度都呈指数级增长^[5]。这使得理性的公共讨论空间被压缩，不同立场的学生群体之间对话困难，甚至导致网络暴力与群体对立。

（二）认知固化的“茧房”壁垒

“信息茧房”不仅体现在观点的极化上，更深刻地体现在认知框架的固化上。长期沉浸于算

法构建的个性化信息环境中，大学生对高校突发事件的认知模式会逐渐僵化。他们习惯于接受符合自身预设的信息，对不符合预设的信息则本能地持怀疑或排斥态度，即陷入“确认偏误”（Confirmation Bias）。算法不断强化这种偏误，使得“茧房”的壁垒日益坚固。对于高校正面典型事件的宣传，若其推送路径无法突破对类似内容不感兴趣的学生的“茧房”，则无论宣传力度多大，都难以触达该部分学生，更遑论改变其固有认知。这种认知固化使得大学生难以全面、客观地把握突发事件的真实面貌，其判断更多基于碎片化和情绪化的信息片段，而非对事件全貌的理性分析。从长远看，这不利于大学生批判性思维和复杂问题解决能力的培养，使其在面对复杂社会现实时容易陷入简单化、片面化的认知陷阱。

（三）事实让位于情绪的“后真相”效应

算法推荐机制对“注意力经济”的追求，使其天然倾向于推荐能够引发强烈情感反应（如愤怒、同情、惊奇）的内容，因为这些内容更容易获得点击、评论和分享^[6]。在高校突发事件中，往往是那些情绪饱满、叙事煽情、甚至可能包含片面或虚假信息的内容，更容易获得算法的青睐和大规模分发。相反，客观、中立和理性的深度报道或事实核查内容，因其可能“不够刺激”而传播范围受限。这就导致在特定舆情事件中，出现“情绪先行，事实滞后”甚至“情绪压倒事实”的“后真相”（Post-truth）局面^[7]。大学生群体正处于情感丰富、价值观形成的关键期，极易被情绪化信息所影响。当情绪而非事实成为舆论场的主导力量时，高校基于事实的舆情回应和危机公关往往会面临“解释不清”“越描越黑”的困境，教育的权威性和说服力受到严重削弱。

三、算法推荐背景下高校突发事件舆情“信息茧房”的生发逻辑

高校突发事件中的舆论“信息茧房”效应生成和强化是多种交织因素综合作用下的动态发展

过程，其背后既有个人层面的心理原因，也有技术层面的算法原因，还有高校特殊的社会结构原因；而技术逻辑、心理逻辑、生态逻辑则从系统论角度揭示了“信息茧房”的生发机理。其中，技术逻辑是“信息茧房”发生的前提条件，心理逻辑是公众接受并固守“信息茧房”的内驱力，生态逻辑则是高校特殊的社会生态环境对其起到的助推作用，三者之间相互推动、相互促进，共同构建了一个较为稳固的系统。尤其重要的是，在高校这个特殊场域中，大学生具有同龄人、同层次、相对集中的特征，使得“信息茧房”现象十分明显。此外，作为知识传播和思想交流的关键枢纽，高校独特的学术氛围和组织结构进一步为“信息茧房”提供了滋生的土壤。

（一）技术逻辑：算法“流量至上”的个性化过滤

算法推荐技术作为“信息茧房”形成的技术基础，深刻影响着信息的传播路径和用户的信息获取方式^[8]。当下主流的推荐算法，包括协同过滤、基于内容的推荐以及深度学习，其主要目标都是最大限度地提高用户参与度。这种以“流量至上”为价值导向的技术设计，导致算法系统本质上更加倾向于强化用户现有的信息偏好，而不利于拓宽信息视野。具体而言，平台不断抓取用户的点击、观看、停留时间等相关的行为数据进行精准化的人物画像，并以此向用户推送相应的内容。这种模式虽然加快了信息的流通速度，但也无形地将公众困在了一个狭小的信息茧房内。特别是在高校危机事件发生期间，算法的这一特点强化了某种立场，并将有不同意见的学生孤立起来，他们处于彼此割裂的不同圈子中。“从技术上看，协同过滤是基于用户的历史行为数据发现具有相同兴趣偏好的用户集合的一种‘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的方法”。这一方式在增强传播效能的同时，也导致信息同质化现象加重。相对而言，基于内容的推荐算法是从信息的内容中提取出特

征向量，以实现更加集中的信息传播。更为重要的是，在深度学习等人机智能技术的助力下，其算法预测的准确性与个性化程度显著提高，在某种程度上加快了“信息茧房”的生成与固化。

（二）心理逻辑：个体“认知舒适”的选择性接触

就个体层面而言，“信息茧房”形成的心理学根源在于人们在信息加工过程中的选择性心理倾向。根据选择性接触理论，人们倾向于接受与自身态度和信念相一致的观点，并拒绝与其不一致并可能导致认知失调的信息^[9]。在算法推荐情境下，这种个体的心理偏好会借助技术来强化并获得满足。大学生正处于价值建构期，对于认知同质性有更强的需求，因而更容易被算法推送的信息所影响。同时，由于学习任务繁重，学生在面对海量信息时，会选择“认知节约”的方式，且更加倾向于信息加工成本更低的路径，这强化了对算法推荐内容的依赖性。这一心理机理加上算法技术共同作用，导致“信息茧房”既是一个技术问题，也是一个心理问题。具体来说，个体在面临与自身既有感知不一致信息时，会感受到认知失调带来的心理不适感，而算法推荐正是通过精准化的内容调节降低这种不适感，使得用户更加依赖于自己的“信息茧房”。另外，群体认同的心理需求也会使用户倾向于接收认同自己所属群体的观点。在高度组织化的大学中，因专业差异、兴趣不同以及地域区别而形成不同的学生亚文化圈群体，进一步放大了用户的选择性心理机制。

（三）生态逻辑：高校网络“圈层化”的结构性区划

大学的社会生态系统构成了“信息茧房”的特殊环境。学校内存在许多按照学科专业、兴趣爱好、地域来源等因素划分而成的社会群体，在长期交往过程中会逐渐形成各自特有的话语体系以及获取信息的方式。然而，算法推送正是对群体属性进行精确识别后，进一步强化了这一圈层

化的结构^[10]。在高校突发事件中，这种圈层化生态系统会对不同群体之间的信息传播速度和方式进行区分。在同一事件中，信息可能在一个圈子中迅速发酵，而在另一个圈子中很少被关注。更为严重的是，圈层之间信息的不对称性可能会引发群体间的误会和对抗。算法会根据这种矛盾的情绪进行判断，并不断推送加剧群体分歧的信息，如此往复，只能陷入更加分裂的状态。对高校而言，在学校组织体系中，存在校内部门、学院、班级等不同的层级划分，而这些层级也对信息流动产生了一定的限制作用。此外，大学校园内还有以学习兴趣、社团、宿舍等为基础形成的各种横向圈层，它们彼此之间相对独立、互相渗透，共同形成了一个复杂的传播场域。在此场域里，算法推荐通过对不同圈层特点的发现与强化，使得信息的圈层传播范式更加稳固，从而导致不同圈层之间沟通协调、达成共识变得更加困难。同时，大学内部独特的学术权力体系以及知识权力结构也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着信息传递渠道及其接受度，使得“信息茧房”现象愈加明显。

四、破解“信息茧房”效应的高校教育干预策略

在算法推荐技术重塑信息传播格局的背景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信息茧房”效应的形成与强化，不仅影响大学生对客观世界的认知，更对高校意识形态安全构成潜在威胁。传统以“堵、控、删”为主要特征的被动应对模式已难以适应新的传播环境，亟须构建基于引导、赋能与对话的主动干预体系。这一体系是一个多维度、多层次以及动态调整的系统工程，需要从主体能力建设、传播渠道创新和网络生态优化三个核心维度协同发力，形成有机统一的治理格局。

（一）主体赋能：构建面向全员的“算法素养”教育体系

提升大学生对算法推荐机制的认知水平和批判能力，是破解“信息茧房”效应的治本之策。

算法素养教育不仅关乎个体的信息获取质量，更关系到数字时代公民素养的培育^[11]。高校应将算法素养教育纳入人才培养的整体规划，构建包含认知启蒙、能力培养和实践训练三个层次的系统化教育体系。

在认知启蒙层面，需要帮助学生建立对算法推荐机制的基本认识。通过开设“算法与社会”等通识课程，组织“算法背后的真相”等主题讲座，系统讲解算法推荐的技术原理、运行机制和商业逻辑。特别要引导学生认识算法推荐可能带来的“信息茧房”效应，以及“回音室”效应，通过对比展示同一新闻事件在不同用户信息流中呈现的差异，使学生直观感受算法对信息环境的塑造作用。这一阶段的重点是培养学生的信息警觉性，使其意识到自身所处的信息环境并非自然形成，而是被算法精心筛选和排序的结果。

在能力培养层面，着重训练学生的信息批判思维和多元信息获取能力。可以设立“信息辨析工作坊”，通过案例分析、情景模拟等互动式教学方法，教授学生识别信息偏见、判断信源可信度、进行交叉验证的具体方法。例如，引导学生同时关注立场不同的媒体对同一事件的报道，分析其报道角度和事实选择的差异；训练学生使用多种搜索引擎和数据库进行信息检索，避免过度依赖单一平台。此外，教授学生基本的算法设置调整技能，如清理兴趣标签、管理关注列表、使用隐私保护工具等，帮助学生重获信息自主权。

在实践训练层面，鼓励学生将算法素养转化为实际行动。可以组织“信息环境优化”主题的实践活动，鼓励学生记录自己的信息接触轨迹，分析个人信息食谱的均衡性；开展“跨圈层对话”项目，促进不同专业背景、兴趣爱好的学生进行信息交流；设立“算法素养实践周”，让学生在实践中运用所学知识，优化个人信息获取策略。通过这些实践活动，帮助学生将理论知识转化为切实可行的信息管理能力。

（二）渠道创新：培育高校官方“算法友好型”传播矩阵

在赋能主体的同时，高校需主动适应算法传播规律，创新传播策略，构建能够有效穿透“信息茧房”的立体化传播体系。这一体系应包含内容生产、渠道建设和平台合作三个关键环节，形成协同效应。

内容生产是传播体系的核心。高校官方新媒体平台需要进行深刻的内容供给侧改革，实现从“宣传思维”到“传播思维”的转变；深入研究 Z 世代大学生的信息接收习惯和情感需求，善于运用短视频、直播、动画、互动 H5 等自媒体形式，将严肃的政策解读、事件说明转化为富有感染力的视觉叙事。例如，可以将复杂的校园政策制作成一系列动画短片，将重要通知改编成互动式故事，将学术讲座剪辑成精华短视频。在内容创作中，要注重情感共鸣与价值引领的有机结合，既要避免生硬说教，又要坚持正确的价值导向。同时，要建立内容效果评估机制，通过数据分析不断优化内容策略，提升内容的传播力和影响力。

渠道建设应注重构建多层次、网络化的传播体系。除了强化校级官方平台的建设，更要激活院系、班级、学生组织等基层传播节点，形成“中心引领、多点辐射”的传播格局。应特别重视培育师生中“正能量意见领袖”，通过专业培训和资源支持，帮助他们在各自擅长的领域和圈层中发挥信息桥梁作用。这些“重要节点”运用圈层内部的话语体系，实现主流信息的“二次传播”和“本土化”解读，可以显著提高信息传播的精度和接受度。此外，还应建立各级传播平台之间的联动机制，确保关键信息快速、准确地流向整个传播网络。

平台合作是扩大传播效果的重要途径。高校应以更加开放的态度，与主流算法平台建立制度化的合作关系。通过建立高校认证账户体系，提升平台内容权重，使重大事件发生时能够利用平

台的快速响应渠道，确保权威信息优先触及目标群体。同时，应与平台共同开展网络素养教育项目，共同培育健康的网络环境。这种合作不仅要在短期事件应对方面发力，更要在长期生态建设上下功夫，通过持续的内容输出和互动，逐步提升高校在算法平台上的影响力和话语权。

（三）生态疏浚：创设“疏浚式”议题引导与价值共鸣机制

除个别能力建设和渠道创新外，还需要从整体环境入手，系统优化校园网生态，为解决“信息茧房”提供良好的环境支持^[12]。这项工作包括议题设置、对话平台建设和制度保障三个重要方面。

议题设置应注重前置性和引导性。高校应当改变被动回应的方式，主动设置富有建设性的讨论议题。可以围绕学术创新、生涯发展、社会责任、文化自信等主题，打造系列品牌活动，如“学术诚信周”“创新创业季”“社会责任实践月”等。这些活动应注重线上线下相互结合，通过话题讨论、案例分享、实践展示等多种形式，引导学生关注积极向上的议题，在常态化交流中培养理性思维和批判意识。当校园网络空间充满建设性的讨论时，极端言论和情绪化表达的自然生存空间便会被压缩。

对话平台建设要致力于打破圈层壁垒。高校应当有意识地创设跨圈层交流的制度化平台，如“跨学科沙龙”“师生共话会”“书院茶座”等。这些平台应注重参与者的多样性，确保不同专业背景、兴趣爱好、价值观念的学生都有表达机会。在活动组织上，应制定明确的对话规则，培养参与者倾听、尊重、理性表达的习惯。可以邀请受过专业培训的教师或高年级学生担任主持人，引导讨论走向深入，帮助学生在观点碰撞中学会理解差异、寻求共识。这种持续的跨圈层交流，能够有效增强校园社区的凝聚力和包容性。

制度保障是生态优化的基础。高校需要完善校园治理的反馈机制和应急响应体系。应建立畅

通的意见反映渠道，确保学生的合理诉求能够得到及时回应；制定透明的信息公开制度，确保重大决策和突发事件信息能及时、准确地向师生公布；完善网络行为规范，明确权利边界和行为准则。一个公正、透明、高效的治理环境，能够增强师生对学校的信任感，从根本上减少误解和对立情绪的产生。当师生相信通过正规渠道能够解决问题时，诉诸极端表达方式的动力就会自然减弱。

五、结论与展望

在算法推荐日益成为信息社会底层架构的今天，高校突发事件网络舆情治理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复杂性与挑战。“信息茧房”作为算法技术的一种衍生效应，其带来的观点面临极化、认知固化和后真相困境，不仅加剧了高校危机管理的难度，更对大学生的心智成长和公民素养培育构成了潜在威胁。本研究分析表明，应对这一挑战，必须摒弃传统线性、封闭的思政工作模式，深刻理解并积极适应算法时代的传播规律。

有效应对的关键，在于立足主体赋能，通过算法素养教育提高学生的信息免疫力；在渠道创新上，以算法友好型传播矩阵实现主流声音“突破既有圈子”；在生态疏浚中，通过前置议题和跨圈对话营造理性包容的校园舆论氛围。这三者的有机结合，构成了一个系统的教育干预过程。这也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者提出了更高的媒体认知水平、技术认知水平以及生态运营能力的要求。

随着生成式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发展与应用，算法对人们认知乃至社会共识的影响将愈加深刻。后续研究可继续探索以下问题：如何借助教育大数据精准定位“信息茧房”的高危人群？如何更好地将算法素养嵌入专业课程中进行培育？如何构建高校与平台企业之间更加顺畅、更具规范性的共治关系？总之，在人和技术共生共存的年代，大学教育的初心仍是培养具有独立人格、批判精神、社会责任感的全面发展人才，“破茧”是面对“信息茧房”的时代回应。

【基金项目】2023年广西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课题“高校突发事件网络舆情引导力建设研究”（项目编号：23FZZ007）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 [1][德国] 乌尔里希·贝克. 世界风险社会[M]. 吴英姿, 译.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4.
- [2] 杜娟. 从“人机协同”看人工智能时代的新闻伦理构建[J]. 社会科学研究, 2019, (4): 197-204.
- [3] 王晰巍, 孙哲, 姜奕冰, 等. 社交媒体网络辟谣回音室效应分析模型及实验研究[J]. 现代情报, 2024, 44(10): 3-17.
- [4] 蔡卫忠, 赵通. 网络群体极化的风险与治理[J]. 山东社会科学, 2024(5): 112-119.
- [5] 毛飞. 群体狂想症: 分析与解决之道[J]. 天府新论, 2003(6): 73-75.
- [6] 刘和健. 数字时代注意力经济的意识形态属性及风险应对[J]. 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4, 41(5): 132-140.
- [7] 李琳, 冯美. 后真相时代群体极化与网络谣言的互构机制与协同治理[J]. 新闻爱好者, 2025(10): 62-64.
- [8] 薛咏. 大数据背景下高校学生网络集群行为演化机理研究[J]. 高教探索, 2025(4): 114-119.
- [9] 张爱军, 贾璐. 算法“舒适圈”及其破茧——兼论ChatGPT的算法内容[J]. 党政研究, 2023(3): 22-33+124.
- [10] 邱月. 圈层化网络社交生态下社交媒体用户话语建构及媒介审视[J]. 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5, 58(1): 126-133+141.
- [11] 孟玺, 李庆霜, 霍帆帆. 社交媒体用户参与算法风险治理的影响因素研究[J]. 现代情报, 2025, 45(5): 49-65.
- [12] 郭亚军, 李天祥, 冯思倩, 等. 算法推荐、信息茧房与“附近的消失”[J]. 图书情报知识, 2025, 42(2): 156-166.